

情系大理

董正官卷

白族

Qingji Daili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Lidai Baizu Zuojia Congshu

赵寅松 主编
张明曾 选注

这是诞生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一群学人心血凝成的华章。
这是一轴使大理“文献名邦”与中原文化共荣的历史画卷。
透过这些诗文，我们看到了古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和广阔胸襟。
正是这套丛书，让尘封的辉煌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白族文学出版社
PUG
社

Qingji Dai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白族

Lidai Baizu Zuojiia Congshu

情系大理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马 非

装帧设计:程舟行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董正官卷/张明曾选注.一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6.4

(情系大理/赵寅松主编)

ISBN 7-105-07614-3

I. 历... II. 张...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
国—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19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云南电子计算中心科技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4 字数:210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总定价:60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二编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新华书店
民族出版社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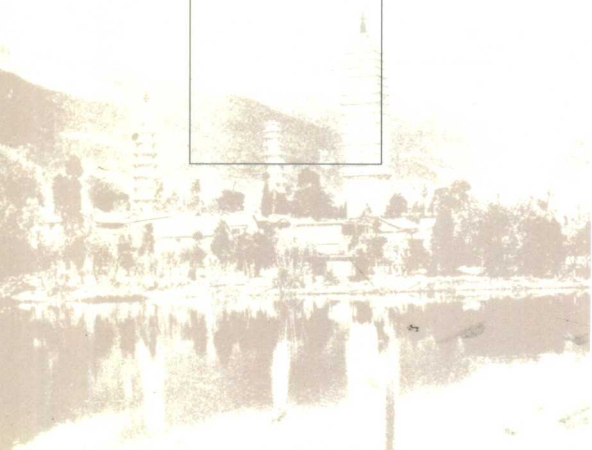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情系大理

董正官 卷

赵寅松 主编
张明曾 选注



◎李于阳 卷
 ◎周钟岳 卷
 ◎赵辉璧 卷
 ◎赵藩 卷
 ◎综合 卷
 ◎赵式铭 卷
 ◎高奇映 卷
 ◎董正官 卷
 ◎师范 卷

余嘉华 张培明 选注
 段炳昌 陈 骞 选注
 赵定甲 选注
 王明达 选注
 周锦国 张建雄 选注
 张文渤 选注
 芮增瑞 选注
 张明曾 选注
 杨锐明 盛代昌 选注
 刘丽 选注

◎李元阳 卷
 ◎段 居 卷
 ◎杨士云 卷
 ◎王 崧 卷
 ◎杨 琼 卷
 ◎杨绍霆 卷
 ◎赵炳龙 卷
 ◎李燮羲 卷
 ◎赵甲南 卷

施立卓 选注
 高万鑫 选注
 李 公 选注
 赵建军 选注
 杨云飞 选注
 李革生 选注
 罗江文 选注
 李建国 选注
 杨光复 选注
 段甲成 选注
 李泰来 选注



卷

张明曾 赵寅松
◎ ◎
选注 主编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顾伯平 赵立雄

顾 问：赵济舟 黄永华 杨宴君

名誉主编：杨 明

主 编：赵寅松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达 刘 丽 余嘉华 芮增瑞 李 公 李建国

李革生 罗江文 张文渤 张明曾 张建雄 周锦国

杨云飞 杨锐明 赵定甲 赵建军 段炳昌 段甲成

施立卓 高万鑫 盛代昌

序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顾伯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 长 赵立雄

民族文化因承前启后而能源远流长，民族精神因世代相传得以发扬光大，这是亘古不移的真理。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作为生活在云南这块诞生了早期人类的古老土地上的世居民族之一，白族在饱啜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不断补充、吸收各个时代之中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向世人奉献出了流光溢彩、记录了本民族精神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宏篇巨著。继《情系大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出版之后，《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作为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发掘与整理，由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组织完成编纂并相继出版，这是“民族文化大州”建设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的出版，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谨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苍洱之境，人杰地灵；纵古贯今，英才辈出。剑川海门口出

土的青铜器开启云南文明之先河；祥云大波那罕见铜棺的发现，说明大理地区文化积淀之深厚；而汉代牂榆人张叔、盛览不远千里负笈求学于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之举，则使人看到了一种虚心学习先进文化的可贵精神。唐代南诏与唐朝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使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得益彰。彪炳史册的辉煌巨著《全唐诗》也有南诏君臣的诗作。而耸立苍洱之间一千余年的巍巍三塔，更说明了南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继后，由杰出的白族政治家段思平所创立的大理国，与宋朝相始终，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宋朝的南方屏障。加之频繁的经贸交流，对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虽然明初洪武平滇的战火，造成了大理国文献典籍毁于一旦，诸多宝贵的史料记载多付阙如。但从现存史料中仍旧不难看出，大理国时期，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白族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继续向前。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在云南设立统一的政区，大理段氏总管仍能在云南政治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白族文化根基之深厚及其在古代云南影响之深远。

明代以后，白族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许多汉文化修养深厚、富于思想见地、在自己的时代之中有所作为的优秀人才。收入本“丛书”中的众多作家，皆可谓大理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文采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如明代李元阳在江苏做官，外抗倭寇，内抚黎民，他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并为之建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著有《说纬》一书的王崧被称为清代云南经学巨擘，连同时代的经学大家阮元都称道他：“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困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著名白族学者赵藩不仅为官清廉、政风卓著，他题于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的名联，更是以其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深刻内涵而传诵古今。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展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苍山洱海的灵山秀水、南诏大理的古老文化如何激发了一代代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成就他们的宏篇巨著；而他们的如花妙笔，又为苍洱大地和白族文化增光添彩，丰富了白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刻内涵，成为白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丛书收入的这些历代白族作家的作品，或从省、州图书馆浩繁的史志资料和发黄的卷宗中发掘出来，或从作者散居全国各地的后人手中征集选编，为了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编注者们筚路蓝缕、广泛查阅资料、多方求教或相互印证，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对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们代表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选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发掘、抢救、保护的态度。因为只有以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为根基，充分吸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使白族文化枝繁叶茂、有着充足的发展后劲；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民族文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白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民族。我们相信，在继承前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白族人民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崭新的民族文化，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书成之际，特此为序。

前言

董正官，字训之，号钧伯，白族，清嘉庆戊午年（公元1798年）5月10日出生于云南省太和县（今大理市）喜洲，咸丰癸丑年（公元1853年）8月14日在台湾省葛玛兰厅通判任上缉贼被戕于潞梅州城外，壮勇牺牲，终年56岁。

《大理史城董氏族谱》载，董正官为史城（喜洲）董氏29世祖，董汝弼之长子。董正官从小颖异，“卯角即能娴咏歌，快遇宗工及锋试”（董维邦《石印续漱石斋兰溪唱和集合序》），以诗通过童子考试。伯父董汝杰，字成卿，对董正官十分欣赏，逢人便夸侄儿聪敏，是宗族的希望所寄。董汝杰晚年游云州（今云南省临沧地区云县），设馆执教于猛赖乡冈坡寨。董正官十多岁便远离家乡，到云州边陲之山寨跟随伯父在学馆读书。董正官十五岁父母的年岁都已过五十，到了二十多岁该对父母孝敬供养的时候了，想到自己还未成就功名，心中不免有“花迟未放”之感伤。

由于从小生活在家乡农民中间，少年时在云州也了解农民的贫苦，董正官从小养成知艰识苦的品性，对劳苦大众怀有同情心理。同时先伯父董汝杰（《大理县志稿》为董汝燮）力学有年，九应乡闾屡荐弗售，晚年游云州赍志以殁的人生经历在少年董正官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遵从伯父读书继志之命，立志考取功名，奋发努力，埋头苦读经、史、子、集以及百家杂志之书，

“三度云州行，八度昆明走，京华二三载，前后廿载久”（《复内兄尹梅溪茂才》），经过二十年寒窗苦读，饱尝艰辛，终于一举成名，考取进士捧檄还乡。二十年当中，于道光乙酉年（公元1825年）考取拔贡，于道光辛卯年（公元1831年）考取举人，于道光癸巳年（公元1833年）考取进士。考取进士时他已35岁，可谓苦尽甘来，“行将檄毛欢腾”，不料二亲和伯父都先后“倏然上云霄”。董正官满怀着“无亲可养”的悲痛心情，居家守孝四年，编写了《史城董氏族谱》，于道光丁酉年秋（公元1837年）离乡赴任。这时他已39岁，深感青春将去的疲惫，发出了“毛檄来何迟，乔鬼去何补”的怨叹，抱着“不去近暴弃，此去只劳苦”的无奈心情和“居行顺其天，劳逸吾岂苟”的敦厚朴实的想法踏上宦途（《复内兄尹梅溪茂才》）。

董正官于道光丁酉年（公元1837年）秋赴闽，在闽省为官十一年，其中先后任安溪知县二年，任长泰知县二年，任霞浦知县四年，任漳州同知驻云霄厅三年。在漳州同知任上，董正官已跨入天命之年，于咸丰壬子年（公元1852年）调任台湾省葛玛兰厅通判，至咸丰癸丑年（公元1853年）在潞梅州率勇捕贼被戕。在台湾省为官两年。朝廷旌表其忠烈予云骑尉世职，恩骑尉世袭，诰封丰政大夫，其遗体寄葬于台湾潞梅州城西门外猪拱岭。董正官作为白族人民的儿子，从祖国西南的苍山洱海之间不远数千里到祖国东南海疆福建省和台湾省为官，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将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土地上，将一躯忠骨埋进了祖国宝岛台湾青山中。后人评价董正官的一生时说：“为民捐躯，尤得孔孟成仁取义之旨”。

董正官赋性笃厚，居心仁慈，处树家型，出遗民爱，在闽台为官十三年，历任三县二厅，每莅一邑，“士民述董侯德政如一词”，“晋绅士类相掄扬盛德，去则攀轭拥道，争献诗词以系去后之思”（陈偕灿《诗稿序》）。可见其入人心之深。长泰、霞浦民

众为其建造生祠，匾题：“贾父来迟”“敬教劝学”，是董正官勤政为民，实心实政，造福于百姓的反映。董正官刚到泉漳之地，“下车之初，械斗连十百乡，命盗案牒山积，居无几斗熄，命清盗戢，令行禁止。厥操何术，不过因其势利导之而已”（陈貽昆《兰溪唱和集跋后》）。泉漳地区风俗，“甚畏官而最重士”。董正官根据这种民情风俗实际，采取因势而利导的施政方略，“择士之秀文者因而重之而民心欣；复择士之败类者斥之因愈以重士而民心服。乃于乡之中择士之强谨者使各主其乡之事。民有不和以士讲之，士有不协以官讲之，官与士相孚信，故民情无不知；士与士共要束，故民愚无所容”（陈貽昆《兰溪唱和集跋后》）。董正官勾摄下乡，“父老争扶携迓谒”。董正官温颜慰问老百姓疾苦与农田水利，保甲盐屯等一切情况，向老百姓讨教“张弛之故”并“训以天道国宪”，结果人情敦复开谕不禁。每到一处，董正官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用诗歌与士民唱和以诏乡之士来倡率乡民，教导其安本业，长子孙，和家室，延寿考而得以安居乐业。这种因势利导的政行和亲士爱民的思想，用诗歌语言吐露出来，皆真诚恳切，读来使人感动。“士亦感侯盛意而欢欣鼓舞，载赓迭和，相与告诫，约结敦睦，”显得质文互宣，蔼然而可歌可诵，营造成比较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产生“息竞革浇俗而返淳风”之效果。同时代的前辈白族大儒王崧说：“儒者，德业文章本无二致”。看来，董正官运用自己“学有渊源，文艺各体皆工”的知识才能于施政当中，比同辈许多为官者都做得出色。他因道德文章出类拔萃，深得同僚和众多士子门生的尊崇，是理所当然的。“非贡谏者比也！”

董正官应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及诗词歌赋写作才能于施政当中，每到一地，很快就能与当地士民融为一体，这就为他能很快掌握社情民情，革除社会积弊，使境内肃清，取得显著的政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董正官于戊戌孟秋月杪赴任安溪知县，初蹈仕

途。当时安溪县民林绸京控案悬数载，州府檄催甚迫。董正官中秋前二日到安溪县东山乡，中秋夜即捕获在逃钦案要犯多名，数载悬案因此得结。接着在一个月內拿获邻境大盗多名，半年內办结前任五年未结钦案。莅长泰县知县任上三月之內，拿获命盗各案要犯多名，一年內办结五任未结之悬案。在霞浦知县任上四年，亲巡沿海乡社，遍谕守望相助，共解办洋匪8起，计79名，缉获首从窃贼8名，逃盗2名，海滨肃清。还为百姓查还被侵占之田亩，捐廉建成近圣书院，筹办膏火为读书童子解决伙食，购买书籍发给学生，并且亲自教学，传道授业。这些开创性的举措使霞浦民众受益匪浅，董正官所到之处，村民设香案恭迎。霞人为董正官建生祠，匾题曰“贾父来迟”“恩深贾父”“敬教劝学”。董正官闽省为官十一年，可谓德政显赫，文彩风流。

史诚董氏自唐南诏以来，经历宋大理国、元、明、清、民国，一直是喜洲的名门望族。其始祖董成是南诏酋龙（蒙世隆）时的清平官，白族著名诗人。《新唐书·南蛮传》载：“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诣成都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成请以敌国礼见，福不许。导译五返，日旰士倦，议不决。福怒，命武士摔辱之，械系于馆。俄而刘潼代福节度即挺其系，表纵还。有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便殿，赐物良厚，慰遣还国。乃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事也。”可见董成是南诏蒙世隆时之重臣。董成晋京时写的诗《听妓洞云歌》《思乡》还存世，《思乡》《大理县志稿》有录。

董成之后裔，年远族繁，兴旺发达，到明初已发展成二十多代三大支千数百口，除大多世居喜洲外，有留籍河南山东等外省者，有寄居楚雄、浪穹、云龙、景东等外州县者，有隶籍本县大理古城、周城、海东、阁洞旁等城乡者。在众多后裔子孙当中，历朝历代，各级朝廷文武命官和大德名儒不乏其人。到民国初年，董澄农已成为闻名省内外的民族资本家、著名的喜洲商帮四

大家中名列第二的大富，其商号锡庆祥本部设在下关，分号远布昆明、成都、武汉、香港、上海和西藏。

喜洲董氏，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除南诏时的董成外，仅明、清两代就有四人，他们如耀眼的明星，至今在白族文学史上闪射光彩。他们是明代杨士云和董难，清代的董越和董正官。

杨士云，字从龙，号弘山、宏山，又号乾乾斋九龙真逸。生于明成化丁酉年（公元1478年），卒于明嘉靖甲寅年（公元1556年），太和县（今大理市）喜洲人，白族。其父董玪，永乐庚子科举人。士云继嗣母舅杨氏，出于董姓世系而姓杨氏。士云明弘治辛酉年（公元1501年）乡试第一，正德丁丑年（公元1517）进士，为明理学名臣，名列圣学宗传，居理学大师唐顺之下冯从吾上。官至翰林院给事中。因父丧归里养母遂不出，“当路者累疏荐起迁右垣，请病归”（李东《弘山先生文集序》）。居乡二十五年，身处七尺小楼，甘贫自乐，探讨载籍，古今人物繁夥，天地阴阳之隐奥，无不博综而冥会。著有《黑水集》《证郡大记》《咏史》诸书。研究性命，洞极根源，是白族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

董难，字西羽，号风伯山人，白族，生于明弘治戊午年（公元1498年），卒于明嘉靖丙寅年（公元1566年）。难幼警敏，六岁知属对，既长而手不释卷，习举子业，受春秋。固酷爱吟咏而弃举子业。成都修撰杨慎（字升庵）谪居永昌，往来苍洱，寓荡山楼写韵彙辑转注古音，亦惟董难侍笔砚，涉历游览必以董难相随。慎谓人曰：“西羽时有奇思，山水间不可少此人”。当时有说慎之有董难犹杨雄之有侯芭也！董难深得杨慎、张禹山、李中溪辈名儒推许，事略载《明隐逸传》。《滇南文略》称其著书十余种，今传惟《百濮考》一篇、诗五首。所著《韵谱》《风暗集》《古音余奇字》等书尽不传。

董越，字卓尔，号立轩，别号鹤溪，太和县（今大理市）喜

洲人，白族，生于清雍正癸丑年（公元1733年），卒于道光丁亥年（公元1827年），享年九十四岁。越清乾隆乙酉年（公元1765年）举人，秉性清正刚直，淡泊名禄。庚戌年（公元1790年）朝廷命以官以继母年高不就，母歿孝满，吏部以知县咨取赴选，越对诸子曰：“仕而行禄以养亲，无亲可养奚仕为”，遂以衰老而告休。年踰九十，循例题奏，銜光禄署正。一生讲学，身体力行，坐不跛倚，行不瞻顾，与人相对终日无慢容，乡党中人咸钦其德。有一次夜归遇贼欲相犯，有人呼曰：“此笃行君子也，不可犯”，贼亟避去。越孝亲友弟，至性存真。其著述尽失无存。

董正官，嗜古博学，学有本源，诗词赋各体皆工。其著作《续漱石斋诗文稿》共四卷：赋一卷、各体文一卷、各体诗一卷、试贴一卷。另外有存稿《兰溪唱和集》一卷，系董正官于闽省之安溪县、长泰县、霞浦县知县及漳州同知任上与地方绅士贤达唱和之诗集辑而成。其中试贴一卷在咸丰初年兵乱当中遗失于家乡喜洲。现见于大理图书馆保存的《续漱石斋诗文稿》系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董澄农资助印刷的石印本，内容为赋一卷10篇、各体文一卷23篇、各体诗一卷89题118首，另存于《兰溪唱和集》中董正官原诗21首。查国际互联网得董正官诗三首存于《葛玛兰厅志·风俗篇》中。董正官现存世诗共113题142首。本次编辑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董正官卷》赋选、文选、诗选、附录四部分，从原稿10篇赋中选入6篇，散文部分从各体文中选入18篇，诗部分从各体诗中选入118首。附录部分有从原书多篇序跋中选出赵藩、王崧两篇，董正官自序两篇和《兰溪唱和集》部分同僚、著名学者的题辞以及董正官著作名录。附录这些序、题辞和董正官著作名录，以期有助于读者了解董正官其人其文。

关于为何将自编诗文稿名为“续漱石斋诗文稿”，董正官在自序中这样说：“先伯父成卿公榜其斋曰‘漱石’，取晋人砺齿之

义，兼以自寓其不转之贞，著有诗文各稿散轶无存。官少时随先君子读书云阳，搜捡遗篋，怅然者久之。”董正官从小受伯父器重，既长随伯父在云州读书，伯侄之间感情笃深。他钦承先德，不辜负先辈期望，取得科名禄位，而父母和伯父却都已去世，内心充满悲伤，展读残书泪垂满幅。因慨遗稿无存，总缘随作随弃之故。“官何可以慨诸先人者转贻慨于后人。爰将平日所作录而存之，一以自验其心血盈亏；一以就正有道而后知其言之非与是。斋名漱石犹前志也。曰续聊以继志之所在也”（《续漱石斋诗文稿·自序》）。

董正官是清代白族名儒，他的《续漱石斋诗文稿》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宝贵文化财富。

读《续漱石斋诗文稿》，首先感觉到的是董正官“学有本源，于文艺各体皆工。读钩伯诗知钩伯之能赋，读钩伯赋益可知其无体不工也”（陈偕灿《赋稿序》）。他的赋“秀外閼中，衔华佩实，奄有汉魏六朝唐宋诸家风格，而吐属渊雅，酝酿深醇，仍不失诗人赋物之旨”（陈偕灿《赋稿序》）。董正官的诗“格调独高，出语必潭潭有味”（陈偕灿《赋稿序》）。陈偕灿先董正官宰长泰，二人又同为道光己亥乡试秋闱考官，很是投契，相知甚深。平日与董正官相互展读诗文，共同切磋，“务求参订以归谛当”，评文论诗，毫不保留。

读《续漱石斋诗文稿》，还让人鲜明地感觉到董正官性情既真。进士出身的同僚陈偕灿对董正官无论为政为文皆性真，很是推崇钦佩。他在为《续漱石斋诗文稿》所作的《诗稿序》中，对董正官的性真作了热诚的赞扬：“君性朴醇，器识沉厚，黜华崇实，自持己待人，在在皆性真流露，大异末俗，悠悠者之所为发。为政则爱士爱民，每莅一邑，晋绅士类相揄扬盛德，去则攀辕拥道，争献诗词以系去后之思，此其入人者深。由其言之，蔼然可歌而可诵耶。抑亦温柔敦厚有合于三百篇之遗意也。又况天